

# (上) 集文論素羅

種四十四第庫文方東

# 東方文庫目錄

- [1] 辛亥革命史  
[2] 帝制運動始末記  
[3] 壬戌政變記  
[4] 歐戰發生史  
[5] 大戰雜話  
[6] 戰後新與國研究(二冊)  
[7] 華盛頓會議  
[8] 俄國大革命記略  
[9] 勞農俄國之考察  
[10] 蒙古調查記  
[11] 西藏調查記  
[12] 世界之秘密結社  
[13] 世界風俗談  
[14] 日本民族性研究  
[15] 中國改造問題  
[16] 代議政治  
[17] 歐洲新憲法述評  
[18] 領事裁判權  
[19] 新村市  
[20] 貨幣制度  
[21] 社會政策  
[22] 合作制度  
[23] 農荒豫防策  
[24] 近代社會主義  
[25] 馬克思主義與唯物史觀  
[26] 社會主義神髓  
[27] 婦女運動(二冊)  
[28] 婦女職業與母性論  
[29] 家庭與婚姻  
[30] 新聞事業  
[31] 東西文化批評(二冊)  
[32] 中國社會文化  
[33] 哲學問題  
[34] 現代哲學一樹  
[35] 西洋倫理主義述評  
[36] 心理學論叢  
[37] 名學稽古  
[38] 近代哲學家  
[39] 柏格遜與歐根

- 〔40〕克魯泡特金  
 〔41〕甘地主義  
 〔42〕戰爭哲學  
 〔43〕處世哲學  
 〔44〕羅素論文集(三冊)  
 〔45〕究元決疑論  
 〔46〕科學基礎  
 〔47〕宇宙與物質  
 〔48〕相對性原理  
 〔49〕新曆法  
 〔50〕進化論與善種學  
 〔51〕迷信與科學  
 〔52〕笑與夢  
 〔53〕催眠術與心靈現象  
 〔54〕食物與衛生  
 〔55〕石炭  
 〔56〕鏽錠  
 〔57〕飛行學要義  
 〔58〕科學雜俎(四冊)  
 〔59〕近代文學概觀(二冊)  
 〔60〕文學批評與批評家  
 〔61〕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  
 〔62〕近代文學與社會改造  
 〔63〕近代戲劇家論  
 〔64〕近代俄國文學家論  
 〔65〕但底與哥德  
 〔66〕莫泊三傳  
 〔67〕美與人生  
 〔68〕藝術談概  
 〔69〕近代西洋繪畫(二冊)  
 〔70〕國際語運動  
 〔71〕考古學零簡  
 〔72〕開封一賜樂業教考  
 〔73〕元也里可溫考  
 〔74〕東方創作集(三冊)  
 〔75〕近代英美小說集  
 〔76〕近代法國小說集(二冊)  
 〔77〕近代俄國小說集(五冊)  
 〔78〕歐洲大陸小說集(二冊)  
 〔79〕近代日本小說集  
 〔80〕太戈爾短篇小說集  
 〔81〕枯葉雜記  
 〔82〕現代獨幕劇(三冊)

(上) 集 文 論 素 羅

東 方 雜 誌 二 十  
週 年 紀 念 刊 物

目 次

未開發國之工業·····	一
現今混亂狀態之原因·····	二一
中國國民性的幾個特點·····	四三
中國之國際的地位·····	六五

# 未開發國之工業

楊端六譯

關於本問題，我自覺無甚把握；我既鮮有工業上之知識，而未開發國之工業尤爲我所不知，諸君當必有以教我。因此之故，我不欲發表一定之主張，惟將問題之真相一一分而析之，並指出種種解決方法，爲吾人所已知或將來可以見諸實行者。

未開發國之工業問題可以按照各該國人口情狀分爲三種討論之：第一，人民殆不存在之國；第二，野蠻人所在之國；第三，工業雖未發達而人民較有文化之國。第一種國不常發現，必欲得一近例，則佑根（Yukon）在北美亞拉斯加地方）金

鐵區可以充之。此種事實，在昔年非常重要，美澳兩洲全體均屬之。蓋紅印度人及澳洲土人為數極少而極弱，不足以算為人口。歐西各國之殖民，首為美國，次則坎拿大西部，均未遭紅印度人之何種妨礙，謂此為一片空大陸之開發，實無不可。而開發人口業已繁庶之國所必經之困難，於此亦不概見。對此空而饒之地方，資本主義乃為開發之善策，既不見有十分暴烈之情況，而其能力與企業足以督促其開發。至於最高限度，吾人一考資本主義開拓西美之歷史，不得不瞿然歎服者也。彼殖民者自亦有腐敗之行爲，而對於原有土著之人，亦曾施其殘酷之手段，如小說家迭更斯所述 Martin Chuzzlewit 者。然吾人苟比較由東美至西美開拓之迅速及其繁盛與開拓者所費之辛勞，則不能不承認近代資本主義之大有造於新國也。惟是曠野開拓之功，今已將告完竣。資本主義對於最新之企業，已不如五十年前之有聲望矣。

開發野蠻人國之最大適例，為赤道一帶之非洲地方。於此有兩重要問題發生：

(一)歐洲列強之相互的競爭。(二)人道問題。關於第一項，吾將於後面敘述各國爭雄時論之，此處暫不多贅。第二問題爲吾人討論之要點。蓋工業主義實行之初，常易流於殘酷，而施之野蠻人種尤甚。剛果在比王勒頌 (King Leopold) 治下之史蹟，人人所知也。卽南非金鑽 (Rand Mines) 亦因疾病傳播之故，(就中尤以肺癆爲甚)。致土人受不少之損害。工業主義一至野蠻人國，卽足以逞其用原料之氣概，用盡土人。是固濫費人力之常情，充其極，必至於絕滅土人而後止。工業未盛之國家，雖除工業未盛一事以外並無何種不開化之事，而一旦欲開發工業，亦不得不不如野蠻人國同受工業主義之流毒，不過程度有等差而已。

第三種未開發國，卽已具一種獨特文化之國，最有研究之趣味，且與吾人今日有特別關係。最複雜而最難解決之問題在此，解決方法已經試驗者之多亦在此。今試取印度、日本、俄羅斯三國之先例而一考之，其有裨於中國者，良非淺鮮。

印度工業之發達，純恃英國之資本。惟英人開發印度有一條件，卽不能因此損



害英國之對印度貿易是也。蘭嘉縣 (Lancashire) 棉布貿易，尤為重要。印度工業之發達以漸且平靜。假使不在外國統治之下，工人所受之苦 (Sweating) 或更多，童年作工者 (Child Labour) 或更衆。然自印度愛國者視之，則發達猶嫌過遲，且不能普遍，足使印度有自給之能力。然此亦何害之有？自國際關係視之，毋寧謂之有利。英國統治印度之文明，其結果為善為惡，今且暫措勿論。

日本所取之進路迥異，其工業之振興與其獨立及權力之奮鬪有密切之關係。質言之，與其海陸軍之維持有密切之關係。國家之開發為愛國心所驅策，故創始之後，即收歸國人之手。彼等目的在保全國民之自由，其勇敢之狀，至為可佩。自創始以迄於今，亦未經何等挫折。然急功過甚，不得不固執其國民的情感，以是惹起國外之敵愾心。日本之將來，果否不像德國一敗塗地，殊屬疑問。一國苟不能力敵全世界，則國民自負之心太甚，必發生極危險之事情。今日之能力敵全世界者，其惟美國乎。

至於俄國則又不同，其所採政策雖亦有與日本相似之處，而實際上俄國並未開發。今鮑爾希維黨無上之希望，即在使俄國變成一大工業之邦，然因全世界之敵視，遂不得不絕望於外來之援助，而以國家之力總攬開發之事業。雖然，據現有之經驗衡之，吾人可斷言曰：俄國欲開發之成功，還須多少借用外力，其法半爲機械之供給，半爲熟練工人及專門人才之利用。夫圖工業之發展，自始即不假手於先進國，亦未始不可。惟至少須歷一世，乃克有成。而俄國今又不能久待。是以鮑爾希維黨訴之於武力及宣傳，意欲各資本家國懼而講和。照目下情勢察之，彼等如能稍示緩和之態度，不難立即成功矣。

由上言之，欲發達工業，有兩對選擇：一，由國民自爲之，或外國代爲之；二，爲資本主義的，或社會主義的。此外在理論上還有一法，即不需工業是已。今將本問題分作三層論之。

一，爲何不令工業全不發展？

二、發展工業應由國民自爲，抑由外國代爲？  
三、發展之性質應爲資本主義的，抑爲社會主義的？

一 爲何不令工業全不發展

反對工業主義者理由甚強而勢力平衡之說不與焉。十八世紀末葉以前，世界並無所謂工業主義而亦存在。工業主義之傳播，常挾破壞之事以俱來，卽如英國古代美景，多爲工廠鑛區所殄滅。詩家自韋茲物斯 (Wordsworth) 至莫利斯 (William Morris) 無不引爲遺憾。而童年作工，長時勞動，俄人的工價，均爲慈善家及社會改造論者所抗爭者。今則情勢大變，慈善家所詆爲罪惡之事，大抵不復見矣。詩家所嘆，吾人亦既習而安之。然此在吾英則然也。國如中國殄滅美景之事，尤爲有目者所共見。吾料主張工業發展之人，縱令心地極其嚴峻，亦不能漠然無所動於中。試溯長江而上，則雖謂不雅觀者惟上自工廠油池下至鳳尾魚鱸之工

業，實不爲過，手工及其中所含蓄之自然的美術遺意，不免破壞，則亦工業主義之罪也。循是以往，人類之本性似將有所變易，譬猶貨物，用機械製成，千人一律，自給自足之人已不復見於世界，惟如一輪一齒，隨大機而動耳。

雖然，自美術上見地攻擊工業主義，或不關緊要。所痛恨於工業主義者，乃以其逼迫老幼男女，使之違反其本性，從事於不自然的，不自發的，人爲的生活。果使工業發達至極，則人類將不復見有青草之地，新雨之後，不復嗅得泥土之氣，惟促處於數尺之地方，四圍囂而塵上，不得不竭一日多數時間之力以營單一無趣之機械功夫。婦女則大率不得不於工廠中謀生，舍其子女，求他人顧。兒童苟不入工廠，則留作學校之中，十分督責其功課，聰穎子弟受害尤大。凡此違反本性之生活，足使從事工業之人民日爲社會所輕蔑，而激動，殺人，戰爭之事將不絕迹於人間矣。

戰爭之頻繁，工業主義大過之一也。好鬪爲人類之本性。爲欲保全自己之生活，常殺其同類至於無數，自己之能力不足，又委派代表以殺人。工業主義可以增大

勞力之生產力，因此人有餘份以從事彼此相殘之事。科學若不衰微，此禍終不能免。關於此點，吾將復述之於後。

依上述各種理由，吾不能謂工業主義毫無營議之處。社會黨所加於資本主義之罪過，半可以加之工業主義，至少亦可加之初期之工業主義。蓋工業發達之初，不能不使所在地方變為醜惡難堪之狀，不能不違反人之本性而為殘酷之生活，不能不因此而引起戰爭。工業發達之將來，或足以補償初期之禍害，亦未可料，惟目前則毫無懸揣之希望耳。

假使吾儕有其他善策，則未開發國之工業果應開發與否，實為一大疑問。假使事屬可能，則如俄國與中國者，為人民幸福計，仍以不開發為妙，然而外部之壓力，迫之使不得不然，今惟一選擇，則自力開發，抑由外人來開發已耳。世界原料之供給，如煤鐵油等，均有限制。苟工業先進國自覺本國之儲藏將罄，則必環顧而求之他邦。當此之時，政府而能支銷軍政費以保護其國人之財產者，資本必源源輸出。

於新國以獲厚利。原料之管轄，乃國家富強之根基。故今之列強均爲愛國及嗜利兩動機所驅使，羣起而圖之。即勞農俄國對於石油及波斯之態度，亦不異乎此。

問題之真相，可以數言表出之：工業發達之國，自軍事上言之，常強於工業未發達之國，而利用其天然物產之動機非常強盛，故工業幼稚國家或服從外人之統治，（此事當與經濟拓殖俱來或隨經濟拓殖而來）或自行開發，二者必居其一。自行開發，則不得不建設偉大之陸軍以拒絕外人於千里之外，如此發展，實非易事，苟無極善機遇，難望成功。日本與俄國即係採此政策。俄國現尙在試驗時代，日本則自今以往，可謂非常得志。其所以致此者，由於一九〇七年以前英俄之相互猜忌。俄國而果成功也者，則其重要原因必爲日美兩國之互忌無疑。若得建設一真正強固之國際聯盟，此種機會決難實現，而未開發之國家必永久降伏於外國勢力之下。敝至此，可進論第二層矣。

二 發展工業應由國民自爲抑由外國代爲

此問題在極端的愛國者與極端的國際主義者不難一言而決。極端國際主義者必曰：譬如中國之開發，無論由中國人，或歐洲人，或美國人，毫無差別。極端愛國者則曰：本國之開發，須由本國人自爲之，以外各國均須由外人爲之。（譯者按此語係指侵略主義）此種態度，在日本殊不足奇，卽在他國，亦非絕無者也。

據我個人之意見，本問題之解決，非可到處一律者。兩方面所主張均有理由。自某一國言之，自動之說勝，自他一國言之，他動之說亦盛。持自己開發之說者，謂可以保持國家之獨立。詳言之，可以使國民自尊自重，而富於自動之精神。可以不發生排外之惡感。可以使國際狀況更加穩固，不至於有一部份專制，一部份強爲奴隸，且謂本國資本家比外國資本家，不如是之兇惡不近人情，關於此點，吾誠不能無疑。

持外人開發之說者，亦所在皆有。以吾所見，此派議論之堅強，無論若何，不弱於自行開發之議論。泛而言之，工業開發之國，大都爲最文明最有秩序最爲開化之

國智識之進步，政治之安全，人民對於習慣之不受束縛，皆有賴於工業之發達。試觀南美洲其開發之者爲英美兩國人。吾以爲南美之需要，誠在挾貲而投之豪富，其所營事業之影響極爲有益。吾人所目爲文化之事亦因此增進不少。至於歐人之待遇印度人黑人，誠不能不謂之殘酷。然此種行爲，無論在何等狀況之下，均將實現。故與其謂之由工業主義而來，毋寧屬之種族問題之範圍內。當南美發見之初，並無所謂工業主義，而其時施於土人之暴虐，未有更甚於西班牙人者。

反對自興工業者，尙有一極大理由，欲攆斥外人於千里之外，不可不具有武力，因此軍國主義必不可避，而軍國主義之所由生，僅由於排外心之熱烈，其結果遂流於帝國主義。日本之進化率由於此，今之俄羅斯亦正在此主義進行之中。是二國者，均不能不有強大之陸軍以消除外國之敵視。由此言之，無強大陸軍，則不足以自興工業，有強大陸軍，則未有不流於征服壓制者也。

排外感情之作用，不僅對於外國之武力經濟的侵略，必且延及於外國之思想，



日本所採外國之思想，恰足以促進軍事及工業，以吾揣之，此外並無有也。俄國已採取自有之信條，此種信條在名義上雖為國際的，而假使他國不同時採用，則必流於國家主義。今之俄羅斯遠不如昔日之易為西歐思想所搖動，是因為封鎖政策之結果。然封鎖政策又緣於俄國欲自興工業。經濟之交通與思想之交通常相輔而行，一方停止，他方未有能獨行者也。

主張借助外人以開發工業之說，雖極近乎理，然對於強大之國，不免為一種學理的主張，而對於弱小之國，則又無需乎此。無論何國，苟甚強大，必能自行開發。苟甚強大，必開發他國之工業。中國及其他少數國家，或能於訴之武力以外，別有解決此問題之方法。中國人或亦如日本人，鼓動愛國熱忱，以從事國內之開發。然此種運動，必有曾受歐美教育之人竭力率領之，方能成功。假使彼等以為中國之開發尚有待於外國智識之影響，則將不至於製造排外之惡感。縱令排外感情稍有製造之必要，亦可以善用之於其他方向。日美俄三國在中國均有攬得極高地位

之機會。中國將來之大發展，純視此三國中何者可以成功，而定其趨向。而三國成功之前提，又半視有教育之中國人對於彼等之感情而後可定。至於美俄兩國之成敗，則將以中國人對於共產主義之態度爲衡。由此，吾人可以進論第三層矣。

### 三 發展之性質 應爲資本主義的抑爲社會主義的

在鮑爾希維黨得志於俄國以前，羣以爲社會主義之實行，必經過資本主義發達以後，即社會黨人亦作如是想。馬克思之意見即是如此。柯茨基指出之，遂引起李寧之激烈的答覆。鮑爾希維黨以爲俄國工業之發達，自始即可應用共產主義，舊有之俄國工業，經此次大革命，業已掃地無餘。故目下之俄羅斯，自工業上言之，可以謂之一新國。鮑爾希維黨之中，有多數在美國受有商業訓練者，今日自必將美國之技術用之於本國。數年以來，吾英人用封鎖海港與繼續戰爭之手段，使之疲於奔命，不克實現其計畫，然今日則事勢大變，吾英爲印度故，爲日美相猜忌之

故，不得不允許鮑爾希維黨試行其政策。此種試驗之結果，必大有影響於人類無疑。阻礙之者自然希望阻礙之成功，不然，阻礙之動機又何自而起乎？然而時機已不之許矣。

工業之發展應否用共產的形式，與前項問題——即工業之發展應由國民自爲，抑由外人代爲——未始無關。一般言之，自行開發較外人開發不得不緩，而其效力亦不得不小。欲實行之，不得不出於戰爭與腐敗以爲抵抗外人之計。（譯者案腐敗即指保護關稅政策言之）由此言之，自行開發工業，必經過困難時期，苟非有熱烈之同情爲之後盾，則人將不堪其苦。熱烈之同情，在共產主義之下，比在資本主義之下尤易於發現。蓋資本主義之利益，不過及於本國資本家而不及於外國資本家已耳。徵之最近三年俄國狀況，苟非有一羣材能出衆之俄人深信共產主義之有益，則激戰三年之後，尙能有抵抗力乎。

共產主義之長處，我且不視爲一種經濟制度，而視爲與工業發展及國際狀況

有關之一種國家政策，由此言之，則其主要利益爲其所激起之同情爲一種新希望，使人人振起勇氣，而不至流於絕望，爲理論上之國際主義。此國際主義現雖爲資本主義所妨礙，不能得一結果，然將來終不失爲一種新思想而爲救世之良方，共產主義之短處恰與此有相連之關係。蓋實際上行來，較之任外國資本家開發國內產業，尤足以惹起國家主義與武力主義，今中國固稍採外人開發工業之政策者也。共產主義雖爲全世界所採用，然苟與國家主義相結合，則世界之和平仍不能保。共產主義之俄與共產主義之日本，必如資本主義之俄與資本主義之日本爲同等激烈之戰爭於中國以圖其發展。自實際上言之，苟兩國均採用共產主義，則一旦有戰事，其所遭之反對且不及現在戰爭所遭社會黨之反對。蓋現在戰爭之結果，不利於勞動階級，而兩共產主義國之戰爭則其利益及於國民全體。故也。人性好鬪，無論希望之根據如何薄弱，亦且因希望利益而起鬪爭。故國家的共產主義 (National Communism) 縱能行之於萬國，亦不能卽此可以息戰。能息

戰者，其惟有權力偉大之國際主義乎。

息戰之惟一方法，在建設一國際行政機關，以統治原料而分配之。此種機關苟非在陸海軍上占有極高之位置，仍屬無用。戰爭之際，權力偉大之國際行政機關稍稍實現，然欲世人出其戰勝之精神以防止戰爭，爲時尚遠也。此時機未至以前，世人決不能如戰時之甘心忍受。故以予所見，對於建設國際行政機關以統治分配原料，殊未易於樂觀。予爲此議，不過曰舍此亦無急切善策可以防止戰爭已耳。

同時吾人對於國家共產主義之滋長，亦抱有無窮之希望。此希望之實現雖比較的遲緩，然比較容易。自開戰以來，海港封鎖之策甚爲列強所採用，嗣後謹於自衛之國家決不願再仰給外國之必需貨物。戰爭以前，有人談及吾英須自給食物者，吾常以爲可笑。今則吾亦其中一人矣。將來之世界，或由少數大國組織之。國之內部組織非常強固，而對於國外則經濟上完全獨立。亞洲全部或將爲俄國所統治，亦未可知。事之善否，吾不置詞。吾言及此，不過曰事當或然而已。假使俄國能

使其工業發展至一定程度，則俄亞結合之時，無論何國無有能攻擊之者。南北兩美以門羅主義之故，在外交上可謂之爲一國，卽在今日，已有強不可侮之勢矣。俄美兩國之地位極強，不至爲海軍所困，若英帝國能與美國聯合，則全世界之海軍勢力將成爲一系，由此則世界政治的組織可以穩固，勢力之分布既如此完美，則戰爭無所利矣。至於社會組織，英美一團或仍保留資本主義，俄亞一團或實行共產主義，世界之安穩亦未必有異乎耶教與回教之分立。

除以上所述希望以外，尙有他種較易實現之希望。經此次歐洲大戰之後，各文明國必試圖經濟上之獨立，凡採取共產主義之國家亦必如此。不爾者，行將爲資本主義國家所困餓，而不得不出於降伏之一途。今苟假定共產主義日益擴大，則政治上經濟上思想上各國均將有獨立不倚之傾向，從此互相戰爭以攫取原料，亦意中事。然共產主義之國家苟不背其原來國際主義之原則，則原料分配之磋商必不難於妥協，一國之貿易可從政府之所欲而行之，而不必顧及個人資本家

之利益。國際貿易額必見減退，而今日因市場競爭所引起之衝突必可消除，一般人民之排外心亦不至於發動。由此言之，國家當採用共產主義之初，誠不免有趨於孤立之勢，然苟為各大國所採用，則其終極必足以促進國際之妥協而消弭戰爭，此而可以成功也，則其他利益必能相隨而至，國際的政府立即建設，而國家主義以無人鼓吹之故亦將消滅於無形矣。

今總括數言以結全篇之旨：未開發國之工業毫無開發之必要，然以他國之野心勃勃，不能不開發之。如經外人之手以發展工業，則雖不必即有壓制之事，而大概不能免。如自行發展其工業，則因防止外人干涉之故不得不流入軍國主義。如欲自行開發，則似不如採用共產主義。蓋因此而資本主義一時期之禍患可以免除。國家的共產主義雖不能息爭，然較之資本主義，則易於使貿易及原料漸歸於國際的管理，由此而戰爭可以休止。准此種種理由，則俄國所選擇之方法雖使其

自身受莫大之痛苦，然在彼現狀之下，欲發展工業，誠不能不認爲最良之方法，然吾人今日所常急問者，則中國亦能仿而行之否乎？

今中國人亟欲發達工業，而又不欲有半開發國資本主義之患，吾誠不能無疑。俄國實行共產矣，而猶不能不遇此患，譬如長時間之工作，低率之工資，童年工作，皆不能免。其不能免之原因，半由於工業經驗之缺乏，然其主因則爲資本世界所嫉視。中國之能力遠不如俄，其不能反抗世界之嫉視，可無疑也。且今日之中國智識技術均極幼稚，特別有待於美國之助力。教育及同情之程度與工業之經驗，既如此不足，則欲共產主義之成功，除非倚賴俄國而後可。倚賴俄國之結果，與倚賴他外國將非不同，而同時不得不引起全世界之仇視，則更加一重不利矣。此種議論之勢力，或隨時代之經過而減少，然在目下言之，假使我有統治中國工業之權，我將不求助於俄而求助於美，其次則求助於英，我將竭力避去完全倚賴外人之手續，必使中國之工業漸次收歸中國人之手，同時不忘却共產主義將來可以見



諸實行焉。

# 現今混亂狀態之原因

音塵譯

一

通觀有史以來，人類社會之進行，一部分爲循環的，一部分爲進步的。譬之演奏一曲之樂譜，雖反覆循環，然必逐次增高而呈完美之音調。此一曲之中，時而和緩，時而激越，時或高至極度，響遏行雲，時或澹然中絕，靜默無聲而後復始。此種高至極度之音程，吾人於方在經過或瀕於經過之時代，蓋在在可見其實例。苟吾人以爲僅此一次之演奏，則其演奏似仍歸於空虛。或以爲僅此演奏之循環，無所變更，則其循環亦似無意味。然吾人若能注意於其進步之點，若能注意於同此一曲前

之循環與後之循環有何區別，當不難窺見各時代進展之跡，而知有堅定之運動，伏於此往來表面之旋渦下也。

埃及巴比侖古代諸帝國，見滅於波斯，波斯見滅於馬其頓，馬其頓見滅於羅馬，羅馬見滅於條頓民族及亞拉伯民族，亞拉伯民族又見滅於條頓民族。每經一度之新陳代謝，則達於高度而生頹廢之舊文明，輒被破壞，而新文明即建於其上。有時舊文明破壞之後，輒有過渡期之混亂狀態隨之，閱時既久而後始有新文明之建設焉。吾人之現代文明，今已生頹廢而將就破壞矣。於此之中，吾人可以認知歷史上產生、成長、衰老、死亡之循環運動。此循環運動，行於諸帝國及各時代之文明上，與行於山野間之獸類者無以異也。

然吾人試取一時代之文明與其前時代之文明相比較，不難於其間認知確實進步之跡，而次之二點，尤可明認。即第一知識之增進，第二各種組織之擴大（尤在國家組織之擴大）是也。由過去以推將來，則知進步之實現，固決非無望矣。

此知識之增進與國家之擴大，惡之源也，而亦爲善之本。科學使戰爭更加殘酷，而大帝國亦使戰爭之流布更廣。然二者雖均能爲害，實亦構成進步之必要條件。此在知識上固極著明，而在國家之擴大，亦可由考察世界目前之混亂狀態與收拾之之唯一方法，而生有望之現象。蓋從根本上防止戰爭之手段，唯有創設世界國家（World-State）即超國家（Super-State）使其能力強固，可以法律裁決各國民間之一切爭議。而世界國家之建設，尤必世界各部間，利害關係互相密接而後可。苟非至一部分人對於他部分人不作冷眼旁觀之狀態，此世界國家決不能出現也。今者此種狀態蓋已至矣，近年遠東對於歐洲尙無若何重要之關係，而在哥倫布以前則美洲完全孤立，在彼得大帝時，俄國亦未嘗與列強相交通。此次世界大戰，破壞之跡，幾普遍於全世界，而人類利害關係之聯帶性，於以證明。此聯帶性雖由工業主義及各種機械的發明而生，然此工業主義及機械的發明，究爲科學之產物。吾人之時代所以異於過去之時代者，實賴科學之力。科學在其進步之

過程中，雖亦嘗爲有害之動作，然導人類而入於較過去更幸福之狀態者，固科學也。

由此觀之，今日之混亂狀態，固亦不妨樂觀，蓋其結局必能達於圓滿之解決也。目前世界各國，雖陷於危疑困迫之狀態，在最近之將來，此種危疑困迫之狀態，或且益甚。然使吾人於此黑暗之時代而取賢明之行動，使吾人欲期將來之破壞限於最狹小之範圍，新建設之事業，得最迅速而最穩固之成功，則不可不自正面注視一切足以阻喪吾人勇氣之事情，與夫足以障礙將來之危險。故吾人不當受惑於各種之黨派的標語，不當顧及見解謬誤者之希望，而當大膽以診斷時代之徵候。且就吾人思慮之所及，應用現代最進步之科學與最賢明之理想，其尤要者，萬不可爲一切足以妨害吾人目的之勢力所懾，而遂墮喪其勇氣。須知政治的勢力，非得輿論爲之後援，必不能有力。而輿論之所以對於惡事而加以援助，則大抵由於無學。在今日之世界，憎惡吾人新運動之反對勢力，尙荒誕昏悖，不可究詰。欲使

真理普行於一般民衆之間使人人皆去感情而重實證，其事固至爲困難。然世界將來之希望，實繫於此，而不繫於政治萬能之上也。

理性與科學之尊重，自古以來，殆未有如今日者。蓋一切樹立於不合理的權威上之信仰及習慣，已悉就崩壞也。一切之迷信禁條，（如野蠻人之迷信以某物爲神聖而禁人接觸之類）宗教信仰，社會習慣，雖爲未開諸種族間秩序之根源，迨經幾多之時代，懷疑派之理智，詔示若輩以爲妄誕，而其權威始因之失墜。此種情形，嘗見於雅典政治的文化的榮光之全盛時代，而雅典卒亡於其結果所生之混亂狀態中。其後又見於十五世紀末期之意大利，而意大利亦因此隸屬於宗教熱最高之西班牙人。至於今日，乃更見於文明世界之全部矣。古昔權威之支柱，已因戰爭而被毀，人人對於其祖先所服從之信仰習慣，不肯復相服從，如欲禁人要求其權利，不可不示以禁之之理由。其理由苟非正確，則信服之者，唯少數專顧一己利益之人，而決不能抑制多數之反抗。此種反抗狀態，女性之對於男性，受壓迫之

民族對於加壓迫之民族莫不有之，而以勞動階級對於資本階級爲尤甚。由過去之歷史觀之，固不能不謂爲極危險之狀態，然亦不能不謂爲極有希望之狀態。倘此被壓抑者之反抗，能不經十分殘虐之鬭爭而得勝利，則其勝利之結果，必能樹立一鞏固之社會秩序，可斷言也。

形成今後之世界及釀成今後世界之鬭爭者爲何種勢力？此等各勢力強弱之比較若何？其鬭爭前途之景狀若何？此等問題，吾人甚願不取論辨者之態度而以科學研究者之態度冷靜考察之。

在今日之世界，有逐漸增大之勢力，有逐漸衰頹之勢力。逐漸衰頹之勢力中，雖尙有能保其餘喘者，然其全盛時代要已過去，而日即於消滅。至逐漸增大之勢力中，尤以工業主義及國民主義爲最可注目。在此二者之後，更有一種勢力，雖無政治的性質，而能支配一切之政治事件者，則科學是也。

工業主義及國民主義，各有不同之形式，二一以助握有權力之人，一以助自爭

解放之人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卽工業主義之兩種形式帝國主義與被壓民族之獲得自由運動，則國民主義之兩種形式也。被壓民族獲得自由之運動，昔者威爾遜總統蓋嘗以「民族自決」之名義，力求普及被壓民族之自由矣。乃戰勝國之政治家，力主此自決主義僅適用於受敵國壓抑之諸民族，而在聯合國壓抑下之諸民族，則無國民獨立之權利，惟勞農俄羅斯政府，獨以自決主義適用於其敵國方面之領土上，此足見自決主義，事實上有與共產主義相提攜之勢也。然二者固爲完全不同之思想及感情，自決主義之與帶國際性質之主義相提攜，亦猶其與馬克思之主義相提攜，不出於表面的提攜之上也。

是故現在之世界，有四大政治勢力：其屬於工業主義之二形式，爲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屬於國民主義之二形式，爲帝國主義及民族自決主義。今日世界之混亂狀態，實此四勢力衝突之形式，卽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及共產主義與自決主義兩相對峙而已。



二

政治上及軍事上爭鬪之激烈，遂使世界及交戰者之自身，均不知工業主義之二形式間與國民主義之二形式間，有共通分子之存在。吾人於解決目前時局之際，苟欲不誤入歧途，不可不理解此相爭相逐之勢力間，尚存有親和的分子也。

第一吾人當先明所謂工業主義之意義。

工業主義乃指生產方式之必需多量固定資本（註）者而言，即隨勞力之多大消耗，創為機器，以生產直接充足吾人需求之商品是也。此種生產方式，蓋由擴大原始時代用工具之習慣而成，彼首先發明耕土而後蒔種之人，實為工業主義之初步。誠以耜耜之為物，其本身雖無充足吾人需求之力，然實能減輕吾人為充飢所必要之勞動，所謂工業主義者，亦不過此種製造工具之習慣之擴大。迨工具逐漸發達，成為新式之機器，而此機器之製作與使用，仍需多數勞動者之協力。試舉

鐵道爲例，以示此工業主義的生產方法。鐵道之敷設，必需非常多大之勞動量，然當其敷設之時，非必即能滿足吾人之慾望也。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倦不可以眠於其上，其利益於吾人而供消費者，決不如一片之麵包，吾人僅能使用之而已。詳言之，不過爲一種以較少之勞力供給消耗品於吾人之手段而已。在敷設鐵道之際，以至於鐵道之實用，其從事於敷設之人，不能恃其勞動以維生命。蓋以彼等之勞動，非生產生活之必需品，必賴他人出其生產品之剩餘，以供給彼等之衣食也。此足見工業的資本增加，則一時的滿足慾望之手段，必爲之減少。故在今日工業化之社會，常犧牲現在之慾望，以增加將來之慾望，滿足也。

（註）資本乃生產機關而非貨幣。貨幣雖可買資本而用於投資之目的。但資本並非自貨幣而成立。乃由機器鐵道船舶等而成立。

在實行工業主義有效之社會，必須具有數種特質，即第一，不可不有一大組織以收容從事於協同工作之勞動者，如鐵道非一人或一家，族所能敷設是也；第二，

管理指導此全社會之人，欲得將來較大之富，不得不犧牲現在之滿足；第三，必有安寧鞏固之政府，確保此輩犧牲一時的慾望之人，後日必可得其報償，不致有宛其死矣。他人是保之歎；第四，因在工業的生產之過程，困難之部分至多，故必須有多數之熟練職工；第五，必須有具備科學的智識者之集團，乃能成各種之機械的發明而利用之。五者之中，尤以後者為最根本的性質之條件，工業主義所以能在近世遂其發達而非過去所能及者，此實其主因也。

凡一國在工業主義之初期，其經濟組織，必為寡頭制，且非由先進諸國借入多額之外債，則民衆之大多數，必陷於極貧困之狀態，此殆事實之不可免者也。試取貧困之問題先論之，蓋當一國在未工業化之時，所行之生產方法，常不甚有效，而不能生產生存必需品以外之剩餘。今既從事於發展工業之運動，則其第一影響，必使多數勞動者，棄直接生產之工作，而從事於敷設鐵道，製造機器，或且從事於製造輸出他國之物品，因從此等國家，可以買入機器及鐵軌等製造品也。而其結

果，則第一各種可供分配之消費品，其量必大為減少，而普通之勞動者，遂陷於赤貧如洗之狀態矣。欲避此惡影響，惟有使工業化之進行，極其舒緩，或向先進之富國，借入多額之債款。而與先進國親睦之時，尤以後者為普通採用之便法。然如今日之勞農俄羅斯，因外國敵對感情之激烈，不能募集外債，則惟有困於極度之貧乏，或延緩其工業化而已。

經濟組織之為寡頭制度，尤為工業發達之初期最難避免之一事。英國者，工業國中之資格最老者也，故其產業自治權之運動，已為人人所同情，而有活潑有力之社會主義之形式，充滿於英國勞動組合員之間。然在俄國則此種運動，雖已起於一九一七及一九一八年之間，然在今日，則早已為官吏所壓抑。俄之官吏，蓋日以恢復各工場之一人專制，恢復一切產業由上管理之非民主的方法為事者也。此兩國之差異，嘗惹起一種無謂之意見衝突，即俄國之共產黨員及西洋諸國之贊成共產主義者，因俄國之經驗，遂以為產業自治為實行上所不可能，而主張工

團主義者，則又因此而非難過激派之實行是也。以余觀之，英系與俄系之社會主義間，所以關於產業自治上有此等差異者，實由此兩國產業發達之不同，苟能排除意氣而一爲根本上之考察，則必能信余言之非謬。故勞動者之產業自治，在產業發達遲緩之國如俄羅斯者，雖不可能，然在英國則固完全可能者也。試更說明之如次：

如前所言，未發達國之產業化，非有賴於外債，則普通之勞動者，勢必更較工業未起以前爲苦痛，故勞動者苟於此時握有產業管理權，則彼等決不能忍受此種之苦痛。卽令告以暫時忍受，其子孫將受無窮之恩惠，亦將掩耳而不願聞。英國在產業革命之初期，亦嘗因機器能以至少之勞力舉生產上之能率，遂以之爲勞動者失業之原因，而有勞動者毀壞工場中機器之暴舉。使此時之勞動者，握有生產業方法上之管理權，則產業革命決無自而起也。

然在工業幼稚時代，勞動者產業自治之不可能，尤不僅此貧困增進之單純原

因而已，尚有更重要之原因在。即在工業幼稚之時代，人人未能組成多數生產者之團體而養成協同行動之習慣是也。蓋非工業的生產，常由個人或一家族及少數手工業者之集團行之，未嘗慣於數百或數千人之任意的結合。况新種類之組織，能否任意的創設，本屬疑問。此種組織，決不能使多數之人，各自選擇其目的，自由在上者用力強制，使之為共同目的協力合作而後可能。迨此種協力合作之習慣既經養成，且人人皆能審知其能率之大，然後始可解除外部之強制，自進而從事於此焉。此不特在工業為然，即在政治上亦無不然，故民主政治，必在國王已經創設結合鞏固之國家以後，始能行之而有效。即如合衆國之創立，余亦以為仍可適用此項原則。蓋創設美國憲法之先覺者，實已於十七世紀中在故國英吉利養成政治的習慣也。因此余更信所謂國際的世界國家者，非一國或數國為結合鞏固之同盟，握有優越的支配權，亦決不能舉確實之效果。必待必要之組織，已經完備，運用其組織之習慣，已經養成，而後自治方不致失敗，自由乃漸可完成。其在工

業亦正如此，即在工業上，無論號稱爲資本主義的或共產主義的，而幼稚之工業，其管理多少必爲專制的，不過前者之專制者爲資本家而後者爲國家官吏而已。俄國之一切施設，已證明此意見之正確，而據余之意，則中國印度及其他之未發達國，亦必生類此之結果而毫無疑義也。

是故吾人可得而斷定之曰：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實際上之差異，決不如兩方政權運用者所想像之大，無論採用何種主義，在工業主義之初期，必現某種類之特徵，且無論採何種主義，必隨其發達程度之進展，而現他種類之特徵。吾人觀於蘇維埃政府下之俄國工業狀態，不禁聯想百年前之英國工業狀態，過長之從業時間，過少之勞銀，同盟罷業之禁止，勞動者對於工業管理者之絕對服從，凡若此者皆今日俄國工業與百年前英國工業共通之特徵，而亦不能不有此共通之特徵，以兩國皆無外國資本之援助而圖發達其工業故也。

不寧唯是，共產主義所期望之良果，亦唯工業非常發達深入於國民習慣之中，

而後可以實現如在英國及美國其共產制度之實現苟能免除長時間之戰爭與產業上之顛倒，則其結果，祇須對於成年市民課每日四五小時之勞動，即能大增國民物質上之幸福。且此兩國共產制度之實現，亦不必採用中央集權的官僚組織，因兩國之勞動者，已能依多年之習慣，理解其所從事各工業之性質，而自治的管理之能力，已充分具備於其身也。此種好況，固不必用破壞之手段推翻資本組織，亦不必有全世界階級鬭爭時所生對於工業主義及文明全體之重大危險，可以徐徐達到，惟在手工業狀態之國，則縱使襲共產主義之名義，而此種好況亦難期其實現。蓋以此等國家，勞動之全收，未必過於生存之所需，而國民之大多數數，均於工業生產過程中，民主的管理所應有之習慣熟練及知識，亦尚未備具也。

使以上之考察而不誤，則吾人可得一結論曰：以階級鬭爭為中心之政治的爭論，固極緊要，而尤要者，乃在機器之發達，熟練，與工業上之習慣，無論國內行何種之分配制度，決定其國實際上經濟生活大體之輪廓，必在此而不在彼。今有未發



達之國二，其一爲共產主義國，其一爲資本主義國，則其產業上之情形，必常相類似，未必此國能異於彼國而足與其他工業上之先進國相頡頏也。

三

次於工業主義而有形成近代世界之偉力者，則國民主義是也。國民主義，亦如工業主義之有兩種形式，一以助握有權力之人，一以助自求解放之人。前者稱爲帝國主義，後者稱爲民族自決主義，然其有種種之共通點，伏於此兩形式之底，非若參加於此兩方之戰爭者所想像，亦與工業主義無以異也。

今請先說明所謂國民主義之意義。

國民主義者，『合羣本能』之擴大也。換言之，即各人視自己所屬之民族爲自己之羣之習慣也。構成一民族之諸要素中，有最明確之一事，即一民族爲地理的區劃之一集團是。夫人固可對於人種，宗教團體，職業組合，藝術家團體，科學家團體

等種種不同之集團而感服屬關係然若人人皆感服屬關係之集團則爲地理的集團，此之集團，其名爲民族，其由服屬關係而生之感情，卽名國民主義。故民族與國民主義，可下一共通之定義，卽是二者皆爲對於地理的集團之合羣本能所構成是也。而此形式之合羣本能，對於其他一切之形式，獨占優勝之地位，則爲現代之特徵。在過去之某時代，人民之集團，殆由同宗教者而成立，非由同國人而成立也。馬克思者，以世界歷史爲階級鬭爭之歷史，而謂資本階級既取封建貴族而代之，則勞動階級亦將取資本階級而代之也。據彼之希望，則人類之合羣本能，與其謂傾向於國籍，無寧謂傾向於階級籍。故馬克思之徒，見勞動者愛國心之發現，不覺爲之大驚，而加資本階級之表面的愛國心以嘲罵。『萬國之無產者，其速聯合』此馬克思派對於工銀勞動者之勸勉，而欲使彼等之合羣本能，由國籍而移於其階級籍者也。此種勸勉，在從前雖無甚效果，而於此次大戰，則大奏其效，惟究能存續至何時，則非吾人所能保證耳。

競爭心者，人間性本能的機構之一部也。而從事於競爭之集團，則隨文明程度之進展而日益擴大。由家族而至於種族，由種族而至於小民族，由小民族而至於現代式之大國民，皆其逐漸擴大之傾向也。國民主義之神髓，即為存於一民族與他民族間之競爭感情，此競爭感情之結果，對於同胞國民，生忠信友愛之情誼，同時對於與之競爭之民族，起憎惡反感之敵愾。熱狂於國民主義之人，深信己國為世界上最文明最仁義之國，而其敵國為最殘暴最卑劣之國，故己國對於敵國，不妨行殘暴卑劣之舉動，此即所謂國民主義之教義也。

此種教義，其本質上之虛偽，且有導入反噬，慘虐，破壞之傾向，固無待言。蓋國民主義者之信條，因國而異。德意志人自以其文化為非常優秀，故有賭全歐戰爭以普及於他國之價值，反之英吉利人，亦以其文化貴重於其他一切之文化，故有以槍劍及皮鞭宣傳於四方之價值。英人與德人固皆信仰國民主義者也。詎知其意見之不同，乃如此耶？實則各國國民皆以己國民為最優秀之國民，而真正優秀之國

民則僅有其一此一國民即屬於讀吾文者是至於此外一切之國民則採用國民主義之教義，即爲謬誤，彼等但當承認讀吾文之國民之優越，而帖然服從其一切之要求而已。所可惜者，彼其他一切之國民，莫不強以其主張己國優越之態度爲正當，與吾真正優秀之國民所主張者無以異耳。

帝國主義與被壓民族自決主義之無甚差異，觀諸被壓民族解放之後，即可瞭然。今試以波蘭民族爲例：波蘭人爲俄人所壓迫，凡百五十年，彼等嘗宣言自由以外更無他求。各國之以扶助自由自任者，莫不表同情於波蘭人而稱之爲任俠之國民，信彼等決不以己身所受之暴虐加諸他國民。孰意波人獲得國民的獨立之後，即對於俄羅斯爲征伐之戰爭，欲以其前在俄皇治下所身受之苦痛凶暴，加諸多數俄人之上乎？然而此種行爲，固爲中國民主主義之毒者，應有之行爲，無足異也。釀成民主主義之害惡者，非僅在人爲的國境與外交家之過失也，亦非僅在某某諸國民加壓抑或他諸國民受壓抑之事實也。此事實固不能不謂爲極惡，不知

此實國民主義的感情，在國民勢力不能維持完全平均之世界中，所應有之結果也。要之文明人類之大多數，苟皆以爲彼等唯一之社會的義務，惟對己國而存在，苟皆以爲欲謀己國之進步，雖以如何程度之損害加諸他國民亦無足咎，則外交上之施設，政治上之改革，無論何若，決不能改造世界也。

自決主義，爲弱小民族對於強大國家奮鬥之時所常用。然其本質，實非國民主義的，乃自國際主義之立點而對國民主義挑戰者也。真正之國民主義者，惟切望專爲己國而適用自決主義。然彼等雖如何切望，而爲聯合諸國之必要上，不敢出之於口，表面上仍示對於他國之要求尊重正義之態度，但此固僅表面上而已。在今日國民的感情熱烈之際，自決主義果能強迫諸國民之意志而實行之，自不能不以之爲協定國境之良法。然國民的感情苟長此不變，則自決主義之實現及維持，究非所能，蓋雙方之軍隊，各在國境互相仇視，通商貿易，互相妨害，皆可用之以挑撥國民的憎惡也。於此之時，戰爭必且勃發，而戰勝之國，勢將拋棄自決主義

而不復顧矣。無論何種主義或何種原則，皆不足以防止國民主義之害惡，此種主義原則，其名固美，而欲達此目的，則毫無效果。且國民主義之害惡，亦非扶助今日被壓抑之民族所能防止。蓋吾人之義舉一旦告成，彼等必將轉而加壓抑於他民族也。欲防止國民主義之害惡，惟有削減國民主義，使人人弗以有用之精力與感情，用之於無益之國民競爭，此舉能否告成，及如何而後可成，實為吾人今後所當討論之問題。要之此實今日文明世界最緊要之一事，較之確立經濟制度，更為切要，則吾人之所深信也。

余於本篇，在考察形成現代社會之兩主力。但上文所列，僅就此兩主力為分別之考察，而於其相互的關係，則未遑論及。實則此種關係，至為重要，且亦極有興味。工業主義，對於國民主義之發達，曾有種種之貢獻，而在他方，則又明示有設置全世界超國家的政府之可能性。共產主義既公言為國際的，並公言為被壓抑民族之救濟者，而資本主義則又以庇護國民主義為使勞動者分心於社會主義思想

以外之一法。憎惡外國人之風習，能深植於勞動者之間，則勞動者憎惡資本家之感情，即可因而緩和，此即資本主義庇護國民主義之動機也。凡此種種，於考察破壞及危害現代文明之衝突上，實至關重要者也。

尤有一事，不可不注意者，則自過去傳來之復古的勢力是也。此種勢力，雖已漸就朽腐，但今日尚有相當之勢力，如手工業小農業及宗教與思想上典章尊重之習慣，皆屬於此種勢力者也。因近代思想之先驅者，以互相爭鬪而即於衰弱，此種舊勢力遂有重行強盛之勢，即以為最後之勝利，將屬於此種勢力，亦不得謂為無理之臆測。但其前途如何，吾等將別為文以論之。

附記 此文係與勃拉克女士共同思索而成。

# 中國國民性的幾個特點

愈之譯

西方人都有一種見解，以為中國人是不可思議的，是含着無數祕奧的思想而不是我們所能了解的。要是我在中國能够多得一些經驗呢，或者我也會發生同一的意見罷；但是當我在中國工作時，却沒見過一樁事情，足以證明這一句話。我向中國人說話，和向英國人一個樣子，他們回答我呢，也和英國人回答一個粗具學識的中國人那樣。我不信所謂『狡詭的東方人』的那種荒唐話。我相信要是一個英國人或美國人和一個中國人互相欺騙，那麼十回中倒有九回是中國人喫



虧的。但是中國人和白種人交際，中國人比較的貧乏一點，而白種人却多是有錢的，在那時行詐欺的，總是在貧乏的一方面。那麼白種人無疑要受騙了，要喫虧了，可是無論如何，總不會像在倫敦的中國官府那樣受騙的利害呵。

中國人有一樁最顯著的事情，就是他們具有吸引外國人的感情的一種能力。歐洲人差不多都是喜歡中國的，無論在中國暫時游歷的人，或住過多時的人，都時這樣的。我們和日本雖有同盟的關係，但是我在遠東，却沒見過一個英國人，他愛日本能像愛中國的那樣。在中國人當中住過好久的人，看慣了中國的情形，也就茫無知覺了。只是那些初到中國的人，見了表面上的種種敗壞情形——乞丐，可怖的貧窮，疾病的流行，政治的腐敗和紛擾——都不免驚心觸目。凡是有能耐的西方人，見了這種敗壞情形，都要生出一種強烈的改革的願望；自然呢，那種情形是非改革不可的了。

但是中國人，便是那些可預防的災害的犧牲者，見了外國人那種奮興的模樣，

也漠然無動於中，他們甚至拿外國人的改革願望，當作汽水瓶上的泡沫，只要一會兒就消失了。因為這樣，所以初來的外國人，都不免懷疑，由懷疑而變為忿怒，經過忿怒的時期之後，便逐漸想起素來深信不疑的規律，生出許多的疑問來：終身粟碌，專為防禦日後的禍患，這是值得的嗎？犧牲一切目前的享樂，以思慮未來的莫須有的災害，這還能說是合算的嗎？我們竭一生的心力，去建造一所大屋，而我們自己却永沒有住居這屋的餘閑，這是應該的不是呢？

中國人回答這幾個問題，全然是出於否定的，所以貧窮也罷，疾病也罷，擾亂也罷，都可以置諸不問的。但是，為補償這一種苦痛計，中國人却另具有享樂的本領；嬉笑，沈湎酒色，高談玄哲，這都是中國人的享樂方法，而為西方工業國家所未有的。在我所熟悉的各種民族當中，中國人——無論那一階級——可算是最善笑的民族了；他把什麼事情都當作遊戲，一場爭吵往往只要一笑便沒有事了。

我記得有一天，天氣很暖，我們一夥人坐了轎子走上山去。山路又凹凸又崎嶇，

轎夫們非常喫苦當我們走上高岡之後我們停下來給轎夫們十分鐘的憩息這時候他們排列着坐下來，取出他們的煙筒，於是他們起首交談着，大笑大樂，恍惚他們在世間一無牽掛似的。要是在別的具有深謀遠慮的國家，他們在這時候可就免不了要訴說天氣的炎熱，以求多賞些酒錢，那麼他們可就不會這樣的快活了。我們歐洲人一天到晚，單爲『汽車是不是在那裏等候』的問題，不知要耗去了多少的心血。中國的上等人呢，可就不一樣了，他們所辯論的是：宇宙是繞着圓周旋轉呢，還是依着直線進行呢？他們所思索考慮的是：有德行的君子是完全無我的嗎，或者有時也顧及私利嗎？

時常有幾個白種人挾着一種謬見，說中國不是文明的國家。這些人大概已忘了文明是什麼東西了。北京城裏沒有電車，而且電燈也很壞，這是真的。中國還有幾處美麗的風景，歐洲人却垂涎三尺，想到那裏開掘煤礦，使變爲醜惡化，這也是真的。中國的讀書人能做得幾首好詩，却不能把費塔寇氏日用寶鑑 (Whitak-

er's Almanac)裏邊可以尋見的各種事實，一一記憶，這也未嘗不是真的。呵！一個歐洲人，要是向你推薦一所住居的地方，一定說，這地方離車站如何近，趁車如何方便，在他看來，只有交通便利，纔是住宅的第一優點呢。但是中國人可就不然，他決不會告知你關於火車的事。要是你問他，他的回答，便老是錯誤的。他告知你的事，是某處有古代帝王建立的宮闕，某處有高士隱居的湖，湖旁有唐代某著名詩人所營的別墅。這便是被西方人稱爲野蠻的那些事情了。

中國人從最高的階級到最低的階級，都有一種鎮靜安閑的態度，這種態度便是受過歐洲教育的也還不至於消失。他們——無論個人的或民族的——是全不自己肯定的。他們不必肯定自己而自有崇高的威嚴。他們明知中國的軍備不及他國那樣的強大，可是他們並不以爲殺人的本領的強大，是個人或民族的最要的質素。我想從根柢上看來，他們差不多以爲中國是世界最大的民族，有世界最優的文化呢。有幾個歐洲人所以不承認這一句話，是因爲中國文化所根據

的傳說和歐洲人全然不同的緣故。只要仔細想一下，就會逐漸明白這不是荒唐的見解，從他們自己的文化標準上看來，這實是邏輯的結果呢。模範的西方人所期望的，是在使他自己的環境內一切可能的變換的主因，而模範的中國人所期望的，却是一切可能的最多而又最優的享樂。這是中國和英語國家根柢上的不同點。

我們西方人最崇拜的便是『進步』(Progress)『進步』是什麼呢？也不過是『求成爲變換的主因』的那種欲望的表現罷了。譬如有人問我們：機器確已把世界改善了沒有？這個問題我們都以為是全無意義的，因為機器能夠生出許多的『變換』，那麼，不用說是能夠促成世界的『進步』的了。我們所謂『愛進步』在實際上有十分之九乃是『愛權力』，『愛權力』就是用了我的命令變換別的東西時所生的一種快感。美國有的青年爲了這一種快感，竟是這樣拚命的工作，等他積蓄了數百萬家資的時候，他却因爲工作過度，害了不消化症，除麵包和清水之外，什

麼都不能入口，在他款待貴賓的筵席中，他只能旁觀。但是他還要慰安自己，以爲他能够支配政權哩，他能够爲了他的投資利益計，隨意操縱戰爭與和平哩。西方民族所以「進步」便是由於這一種性格了。

二

在中國呢，自然也有存着野心的人，只是他們不像在我們國裏那樣的普通罷了。而且他們的野心，和我們也就不一樣——並不是比我們好，不過他們的野心，是在享樂，而不在權力，這是和我們全然不同的。因爲愛享樂的緣故，結果便變而爲貪婪，貪婪却真是中國民族最普遍的弱點哩。金錢可以求得享樂，所以中國人都非常要錢。至於在我們歐洲呢，大多用了金錢以取權力：歐洲的政治家，只要獲得權力就好了，少錢用倒是沒有什麼要緊的。在中國握有實際的權力的，乃是幾個督軍，督軍行使權力，無非是爲了增大家私。他們都打定主意，到了適宜的時期，

便帶了搜括來的地皮，逃到日本去，做一個富翁，安穩穩的度過他們的餘生。至於他們一逃跑，便要失却了政權，這個在他們倒是沒有什麼的。這種中國式的督軍所播的禍孽，是只限於他們所管領的幾個省分，和那爲了爭一次選舉不恤摧殘全個大陸的歐洲政治家比較起來，對於世界的禍害，自然輕得多了。

中國政治的腐敗和婪亂，所造的禍害，委實不至於像人家所豫期的那樣糟。中國政局，鬧到這步田地，正合列強——尤其是日本——侵略的願望；但在實際上，中國政府雖也造出許多禍害，但是比起我們自己的『好政府』所造的禍害來，却要少得多了。近世國家，政府的行動十分之九都是有害的；所以越是壞政府倒是越好。中國的政府是癱瘓，腐敗而又愚拙的，因此在世界別處全已消失了個人自由，在中國却還能保存幾分，這委實是壞政府的好處呵。

法律是和別國一樣的壞：因爲中國處外人的追壓下，所以在英國美國一般，一個人有時爲了宣傳『過激主義』也會被監禁起來。但是這全然是出於例外的；

在中國干涉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事情，在平常絕不多見，個人覺得沒有服從羣衆的義務；像歐洲在一九一四年以後，美國在一九一七年以後，干涉人民良心自由的那種事情，在中國是不會有的。人們依然可以自由思想，從思想所得的結論可以自由發表，而無所顧忌。個人主義在西洋久已消滅了，可是在中國却還未絕跡，這固然是壞的，但也未始不是好的呵。在中國便是小工苦力，也都有一種自尊和高傲的儀容，這種儀容在我國只有幾個金融界的領袖纔會得呢。

「顧全面子」這一句話，在外國人看來以爲是非常可笑的，其實這不過是在社會的禮貌中表示人格尊重的意思。個個人都有「臉面」的，便是最卑賤的叫化子也是這樣；要是你對着中國人，不顧全他的「臉面」，那你便已侵害了中國的道德律了。要是你和一個中國人說話，丟了他的「臉面」時，他便向着你笑，這是因爲他想你若沒有侮辱的意思，那麼，你所說的話，只好算是故意開着玩笑了。

有一次，我想起我所講授的那一班學生，怕未必很勤奮，於是我便用了遇到這



種情形時向英國學生應說的話，向那些中國學生說。可是不久我便知道是錯了。他們都很不自在的笑起來，起初我不懂這意思，後來可就明白了。中國人的生活，便在新派的幾個人當中，也要比我們所習慣的一切生活謙恭得多了。謙恭自然足以減少行事的效率，而且更其重要的是：因此，在個人的交際上，不免缺少誠意與真實，這不免是中國人的缺點。要是我是個中國人呢，我當然是要主張把無謂的謙恭，減少一些的。但是我們西方人的生活，委實凶殘粗暴得不堪了，所以看到中國人那種溫恭禮讓的風度，反而覺得是此勝於彼。利害相權，中國人的謙恭，歐洲人的率直，究竟是那一方面好，那一方面壞呢？那我可就不敢妄斷了。

愛調和與順從公意，從這兩點看來，中國的國民性格竟是和英國人一模一樣的。雙方衝突，最後弄成了凶殘的結局，這是希有的事情。清帝的待遇，就是一個榜樣了。西方的國家變成了共和國之後，照例總是要把廢帝斬去首級，否則至少總也把他逐出國外。可是中國人却依舊讓那皇帝稱着尊號，住着美麗的皇宮，養着

大隊的太監此外每年倒反要給他數百萬元的優待費那清帝是一個十四歲的小孩子，現在平平穩穩的住在禁城之內。有一次國中適有內戰，他乘機恢復皇位，握了數星期的政權，可是後來他雖然又被廢黜，却始終沒受過懲戒哩。

民意，只要鼓動得起來，在中國確是一種真實的勢力。就像一九二〇年夏季安福系的推倒，多半是要歸功於民意的呢。安福系是著名的親日派，辦過許多的日本借款。仇恨日本是中國最強烈最普遍的一種政治感情，各處的學生演說，攻擊日本都很猛烈。起初安福系是擁有極強大的軍隊的，後來那些兵士們漸漸的明白了戰爭的由來，都各自潰散。臨了，安福系的敵黨，幾乎不曾開過一次槍，却安穩的走進北京城，把政府換過了。

同樣受着民意的影響的，尚有教職員罷工的那回事。當我離北京的時候，教職員罷工風潮差不多快要解決了。中國政府因為腐敗的緣故，窮得沒一文大錢，國立學校的教員，已有好多月不發薪水了。後來他們只得一齊停課，推舉了代表，帶

領了許多學生，去向政府要求。他們和軍警發生了一次衝突，有幾個教員和學生，都受了傷。因此激動了公憤，因為在中國教育到處都是看得非常重要的。報紙的論調，多鼓吹革命。這時政府正被三個督軍索去九百萬元的贓款，區區數十萬元的教員薪水，自無付不出之理，到後來政府受輿論的攻擊，便弄得手忙腳亂了。爲了教職員的利益，激動全國的民氣，這樣的事情，在盎格魯撒遜人種的國家，怕未必會有罷。

中國人的忍耐力，在歐洲人看來，真是可驚的呢。受過教育的中國人，都知道外患是最可憂的。日本在滿洲山東的一切行動，中國人都記在心頭。他們也知道香港的英國人，用盡心計，使廣東不能造成良好的政府。他們都很明白，凡是大國，都垂涎着中國未開發的富源——以煤鐵爲最——竟沒有一國是居於例外的。他們的眼前放着日本的榜樣，那日本呢，採用了兇殘的帝國主義，強硬的鋼鐵政策，和一種新式的反動宗教，居然已滿足了那些「文明」的資產家的貪慾了。而中國

呢既不學日本的模樣又不俯首帖耳於外國勢力之下他們是從幾百年後着想不是從幾十年後着想的呵。他們是早就被人家征服過的，第一次是被蒙古征服，後來却又被滿洲征服。可是征服者不久却都被他們所同化了，而中國的文化沒有消失，也沒有改變過了幾十百年之後，那些侵入者，却都變成了中國人了。

滿洲至今還是一塊空虛的土地，很可以容納許多的移民。日本人藉詞人口過剩，想拿滿洲當作他們的殖民地，可是在實際上滿洲的中國移民，却要比日本多過百倍哩。不必去問眼前滿洲的政治情形，總之在將來滿洲必永遠成爲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只要等到日本內部發生困難，滿洲便依舊是中國的滿洲了。因爲四萬萬的中國人都具有這一種特長——頑固的民俗，強大的消極抵抗力，莫與倫比的民族粘着性（內爭是無關的，因爲內爭不過是表面的分裂罷了。）——所以他們儘可以輕視武力而不用，只要一等到壓迫他們的人因內部衝突而消失其狂熱的能力時，他們的時機便到臨了。

與其說中國是政治的集合體，倒還不如說是文明的——從古代遺下的唯一的文明的——集合體。自從孔子的時代，一直到了現在，埃及，巴比崙，波斯，馬其頓，羅馬帝國，許多文明的古國，都已滅亡了，只有中國經過永久不絕的進化，至今還是生存着。中國的文明也很受外國的影響的——起初是受了佛教思想的影響，現在却又受了西方科學的影響。但是佛教並沒有把中國人變做了印度人，西方的科學，自然也不至把中國弄成歐化罷。我遇見過許多中國人，他們所具有的西方學識，不減於我們國中的大學教授；可是他們沒有失却了他們的本心，也沒有脫去了他們和他們自己的民族間的關係。西方文明的一切弊害，——殘忍，輕躁，壓抑弱者，專圖物質目的的那種偏見——他們明知是壞的，不願意去做效。至於西方文明的一切優點呢——以科學為最——他們却又是很願意採取的。

中國古代原有的文化，大概是已死滅了；現代的文學藝術，不是從前的那樣，孔子的教化，已不能滿足近代的中國人的精神需要了。受過歐美教育的中國人，都

以爲要有一種新的質素，補足傳統文化的生氣，他們就想用了我們的文明去補足他。但是他們並不想建造和我們一個模樣的文明；這一點便是最好的希望呢。要是他們不至闖到軍國主義的路上去，也許他們真能產出一種新的文明，而那種文明，也許比我們西方人所能創造的更要好些罷。

三

上面我說了一大片的話，差不多完全是說中國國民性的優點的。中國的國民和一切別的民族一般，自然也有他們的劣點的。只是我覺得說出來於心不安，因爲我受過中國人許多謙和忠誠的待遇，實在不好意思再說中國人的壞話了。但是爲了中國，也爲了真理，畧失體面的事情，便瞞過了不說，這是很背理的呵。現在只要請讀者記着這一句話就好了：拿優點和劣點互相對比，我想中國人總之不失爲我所遇見過的民族當中一種最好的民族，而且我正打算對於侵害中國民

族的各大國，提起嚴重的公訴呢。

當我不久便要離去中國的時候，有一個優秀的中國著作家逼住我，要我說出中國人的幾種最大的缺點。我很不願的說出了三種：就是貪婪，懦怯，和缺乏同情心。說也奇怪，那發問的人，不但沒有生氣，而且反說我批評得確當，要和我繼續討論補救的方法。這一件事，便足以證明中國人的誠實，誠實實在是中國最大的美德之一呢。

中國人的缺乏同情心，凡是盎格魯撒遜人見了恐怕都不免要驚異罷。我們歐洲人，用了我們的百分之一的氣力，去解救用了其餘百分之九十九的氣力所造成的罪過，這樣的慈善心腸，中國人竟是沒有的。舉一個例，譬如我們禁止奧國，不許他們和德國合併，不許他們僑遷到國外，也不許他們獲得工業製造的原料。因此維也納的人民個個都餓得要死了，於是纔動了我們的慈悲，把其中我們所歡喜的幾個人，想法子救活過來。但是中國人呢，可沒有餓死維也納人的能力，也沒

有救活維也納人的那種好心了，我在中國的時候，有幾百萬的災民，正餓得要死，他們把兒女賣給人家充作婢僕，只取得幾塊錢的代價，要是得不到錢用，那麼便只好把兒女殺死了。有很多的白種人到內地去賑災，中國人却是很少，而這很少的幾個中國人也全都是瘠公肥私的。實在說起來呢，白種人到中國來賑災，也不過是慰安他們自己的良心罷，未必真是能幫助中國的。要是中國的人口生殖率和農業生產的方法，永遠照着老樣，不會改變，那麼饑荒的事情是時刻要發生的；現在被幾位慈善家救活的那些災民，到了第二次災荒，反正還是要餓死的呢。

中國的災荒，要想個永久的救濟法，是只有改良農業生產的方法和採用大規模的產兒制限政策和移民政策。一般受過教育的中國人都見到這一層，所以他們對於救活現在的幾個災民這件事，是看得非常冷漠的。中國人的缺乏同情心，有一大部分是因為具遠大眼光的緣故，可以用同一的理由來說明。但是還有許多情形，却不能用這個理由來說明了。要是街道中有一頭狗，被汽車輾過受了重



傷，那麼路旁的行人，十個中有九個要停下來，笑那可憐的哀慘的叫聲。平常的中國人見了受苦的事，並不引起痛苦的同情，在實際上，却反有幸災樂禍的樣子。從中國的歷史和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前的刑法看來，中國人却也未必是缺乏殘忍的心理的；不過確實的例證，我倒沒有親眼見過哩。其實呢，世界各大民族，大概都有殘忍的心理，在我們當中，只不過用了我們的偽善把一部分遮掩過罷了。

在表面上看來呢，懼怯確是中國人的一種缺點了；但是我却不敢斷定中國人是真的缺乏勇氣的。在兩個敵對的督軍互相戰鬥時，兩方面的軍隊沒有接仗，却先已各自逃走了，要是這邊先發見敵人的退逃，那麼這邊就算是勝利，這種情形，却全然是真的。但是這不過證明中國的兵士都具有理性罷了。這種情形，算不得什麼，況且中國的軍隊，又都是從僱傭而來的。我聽說，在危急的時候，中國人——只要在良好的軍官之下——倒是饒勇善戰的，太平軍的叛亂便是一個榜樣了。話雖如此，和盎格魯撒遜法蘭西德意志人比較起來，我不敢說中國人是勇敢的。

民族。只是從中國人的消極忍耐力看來却又是一種說法了。他們會得耐苦也會得耐死，便只是爲了比較強很的民族所認爲不充足的一些動機——例如爲了遮掩竊得的贓物的藏匿地。雖然中國人比較的缺乏積極的勇敢，他們却要比我們更不怕死，中國自殺的多，便是個證據了。

我想，只有貪婪纔是中國民族最大的缺點哩。在中國生活非常的艱難，金錢是容易到手的。除了極少的幾個受過外國教育的中國人之外，大概都不免爲了金錢去幹敗壞的勾當。差不多個個苦力，都會得爲了幾個辨士去冒生命的危險。抵制日本的困難，大半是由於中國官吏，幾乎沒一個能夠拒絕日本賄賂的緣故。我想，也許因爲中國人向來不容易得到正常的生活，經過許多年代，所以逐漸養成了這一種惡習；將來中國經濟狀況改良之後，貪婪的性格也許減少一點罷。我疑惑中國現在的情形，未必比十八世紀的歐洲更要壞些。我在中國沒有聽得比

Marlborough

以貪婪著名之十七世紀英國大將

更腐敗的武官也。沒有聽得比 Cardinal

DuBois 相十八世紀法國著名

更壞的文官。所以中國的產業狀況一經改

革之後，中國人大概一定能變得和我們一樣的公正，況且我們也未必是很公正呢。

以上所講，是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種種性格，日常生活的中國人是活潑的，具有懷疑的智慧的，而又畧帶遲鈍的性情的。但是中國人還有別一方面的生活，他們會得猛烈地騷動起來——這多半是一種羣體的騷動。這種事情我見過不多，但大概是實有的罷。拳匪的變亂，就是一個適例，而且是對於歐洲人有很大的影響的，中國的歷史，包含着與此相類的許多騷動的事件。因為中國的國民性，含有這一種質素，所以中國人就很不易捉摸了，他們的前途就很難推測了。我們可以設想：有一派的中國人不是狂熱地變為鮑爾希維主義者，便是要變為排日派的，不是變成了基督教徒，便是要信從那有做帝王的野心的領袖的。我想，也許是因為中國國民性內，有這樣的質素，所以中國人在習慣上雖然是非常謹慎小心的，

但有時却會鬧出世界上最危險的大亂子來。有許多中國皇帝都爲了浪漫的戀愛，失去了他們的皇位，雖然浪漫的戀愛，是比在西方更要輕視得多呢。

要把中國的國民性綜說一下，不是容易的呢。有許多特點，都是因爲中國人保守着古代——沒經過工業化的——文明的好處。但是在日本和歐美的資本家的迫壓下，這種特點像是快要過去了罷。中國的藝術是快要滅盡了，現在所有的都是些次等西洋繪畫的粗劣的模擬品。大多數受過歐洲教育的中國人，不但看不出本國繪畫的美點，而且還要很輕蔑地說中國畫違背投影的法則哩。

在游客眼中所見的中國表面的一切美觀，是無法保存的了，一和工業主義接觸，便不免要消滅了。但是也有可以保存的東西，這便是倫理的德性了，中國的至高無上，就是在這裏，近代世界所最需要的，也就是這個。在這幾種德性中，我把平和的性格列在第一位，有了這一種性格，一切爭端，都可用正義解決，不必憑藉武力了。西方人願意使這種性格保存着呢，或者將要強迫中國人棄去了這性格，爲

自衛計，而採取日本那樣的顛狂的軍國主義呢？我們再看罷。

# 中國之國際的地位

張聞天譯

像大家所曉得的，中國自過了四千年君主專制政體之後，在十年以前決定成爲一個近代民主的共和國了。這結果的產生由於許多原因。經過了三千七百年的中國歷史，在西歷一六四四年達到滿州的征服。在那時從北方興起來的好戰的侵略者占有了龍座。他使中國的男子留起辮子，使中國的女子放大雙腳。經過了一度的政治家式的調和之後，辮子雖被採用而大腳却被拒絕了。新的惡習承受了，舊的惡習還是保存着。這種調和的特徵顯出中國和英國有怎樣的共同點呵。

滿清的歷代皇帝，以後差不多完全變成中國人了，使他們和他們所征服的更文明的人民分別出來的記號，不過在於衣服和風俗的一點上，而在中國人的心裏對於他們還是始終抱有敵意的。從一八四〇至一九〇〇年間經過了許多破壞的對外戰爭，在義和團事件之屈辱以後，皇室的威嚴掃地以盡，並且使有思想的人民曉得有學習歐化的必要。照威爾（Putnam Weale）的說數，那繼續十五年的『太平之亂』（一八四九——六四）大約減少了一億五千萬的人口。（The Truth about China and Japan, Allen & Unwin, 1921. P. 14）其悲慘差不多和歐洲此次大戰爭的慘禍相匹敵。在很久的時期內，滿州人究竟能够壓服這種叛亂與否實是疑問，及至他們被壓服了，國力也完全喪失了。中日戰爭之敗北（一八九四——五）和義和團事件（一九〇〇）後列強之報復，使得有思想的中國人開始注意到要有比了君主專制政體要好的多的近代的政府的必要。但是在中國，萬事都是遲緩的，所以於義和團事件後之十一年，革命才起來。

一九一一年的中國革命，在精神和一六八八年英國革命一樣是極其穩健的。首領孫逸仙——現在爲廣東政府之首的——得南方的幫助被選爲臨時大總統。但是北方的軍隊還是保守對於清朝的忠節，並且這些軍隊也許能够打敗革命軍吧。可是他的領袖袁世凱想到了一種更好的方策。他提出以他自己爲總統而不以孫逸仙爲總統的條件，與革命軍講和，並且承認共和政府。當然，袁世凱那人是不会被所謂自由所謂德謨克拉西那些好聽的名詞所誘惑的。鐵血政策的信者，是所謂『強者』在中國，北方比了南方是更其武力的，却又不及南方那樣的自由。袁世凱在北方的軍勢中間，造成了中國現在所有的近代式的軍隊。更因爲他是野心家和權謀家，所以他備有博得外交團的信用所必要的種種資格。照我所曉得的，爲袁世凱所引起的中國戰爭，永遠不會使外交團後悔。

憲法會議自制定臨時約法之後，於一九一三年召集正式選出的國會，以制定永久的憲法。不久袁氏因爲國會要限止總統的權力，和國會爭論起來了。國會中



大多數雖是在南方一面，而北方却占有武力的優勢。在這種事情之下，像豫想的那樣，憲政立刻顛覆了。於是袁氏漠視憲法而直接和外國銀行訂借款的條約，在經濟上竟從握有財政上權力的國會獨立了。那時南方也會起過叛亂，可是不久就被袁氏鎮服。後來經過了種種階級，他把他自己造成事實上的中國的專制君主。他任他的軍隊的副官做各省的都督，把北方的軍隊運送到南方去。他的統治也許延長下去，但是在一九一五年因為他的皇帝的迷夢，碰到了叛亂。結果叛亂成功，袁氏也於一九一六年死去，聽說他死的時候還很傷心哩。

從那時以後，在中國除了紛亂以外，沒有別的事情。那些被袁氏所任命的督軍，自他們的強者除去之後，不肯臣服於中央政府，並且他們的軍隊在駐在地大施搶掠。從那時以後，時時有內亂發生，而這種內亂並不是爲了什麼確定主義，不過爲了要決定在許多競爭的將軍中間那一個應該管理許多羣的省區罷了。雖是現在還有南方對北方的問題，但其中憲法上的意味已經喪失殆盡了。

那些管理一省或數省的所謂督軍，反抗北京而實行專制的統治，並且掠奪他們治下的居民。他們除了被外人所徵收和管理的部分（如鹽稅）之外，扣留國家的歲入。他們名義上是被北京政府所任命，實際却不過依靠本省兵士對於他們的信從。中央政府差不多已經陷於破產，並且因為照例不能支付兵士的食用費，所以兵士們只能依靠了搶劫和從督軍的不義之財中分出的一小部分而生活着。當我在北京的時候，有三個最重要的督軍，因為議戰利品的分配法，在北京特開會議。他們對於在列強眼中還代表中國的大總統和總理差不多是很不守禮節的。這不幸的，有名無實的政府，對於這三位大人物，竟不能不從瀕於破產的國庫裏拿出九百萬元（依新聞紙所記載）送給他們，才得到他們離開首府的許可。大部分却到了為滿洲的總督，為日本的手足的張作霖先生的腰袋裏去了。他這注錢名為去補充在叛亂的蒙古遠征隊的費用；其實沒有一個人夢想到他想做這種遠征的事情，實際上他一向安居在奉天。

可是在南方的極端，却建設了許多值得尊敬的別種的政府。常常爲中國人急進主義的中心的廣州，在一九二〇年的秋季，推倒了北京守備隊的專制，確立了以孫逸仙爲總統而有進步的效力的政府。這政府現在包有廣東（廣州即其省城）廣西二省。一時看來，這政府似乎一時能够征服南方全體，而因了隣接的湖南省北軍的將軍吳佩孚的勝利，終被偃止了。他不能實現征服的計劃，不能把中國全土統一於他的勢力之下。這是很不幸的事情。在他的各方面，這政府總是有能够得到一切進步的民族的援助的價值的。杜威教授在新共和雜誌（New Republic）上論及這政府的功績和香港及其他一般的英國人對於他的激烈的反對。這種反對，一半由於普通的原則，因爲我們英國人是不歡喜急進的改革的緣故，而一方面却因了『加賽兒條約』（Cassel agreement）。這種條約——在中國很流行的——確是要把廣東省的鐵道和礦山給與英國以事實上的獨立權的。這是和前政府所協商的條約，一待批准即可施行，現在因政府之變更，却

使批准變爲不可能的事了。這新政府很合宜的受到美國的後援，而其中有爲美人之一的香克氏 (Mr. Shank) 正像英國和前政府訂立協約一樣，和新政府也訂立協約了。固然，美國政府不爲香克氏之後援，而英國政府卻曾援助過『加賽兒條約』。但是這對於廣東的居民到底有多少差別尙是疑問。在這中間我們單因爲情願有古舊的和腐敗的，不情願有活潑的和正直的東西的緣故，所以喪失了雖是兇惡而又極其貴重的利權，這利權却被美國人所獲得了。

中國的無政府狀態確是很可悲傷的事情，而中國人自己也一定希望這種狀態快快終止。但是我們如其誇強他的罪惡或是以爲他的罪惡是和歐羅巴向來所經過的能相比較，那是一種錯誤。中國決不能和歐羅巴中一國相比較，他非和全歐羅巴相比較不可。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泰晤士報上我看見一篇題爲『中國的危險，一打競爭的政府』的悲觀的論文。其實在歐羅巴却不止有一打的政府，他們相互間的仇意也比中國士官的相互間的要激烈的多。歐羅巴軍

隊的數目也比中國要多的多，並且他們所置備的破壞的武器也要精良的多。休戰以來，歐羅巴的戰爭之量和同時期內中國戰爭之量比較起來差得很遠。諸君如其旅行中國各地，十中之九大概不會看到戰爭的徵候。在中國的戰爭難得有流血的事情，因為他的兵士是雇得來的傭兵，他們的打仗對於這爲什麼要打仗的原因是不問的。所以我想現在中國的居民，平均說來，比歐洲全體的居民要快樂得多。

我想中國政治的改革如其要變成可能，那非採用聯邦制不可，非讓每省都有大部分的自治權不可。把這塊大地分成各省的事情，由來已久，所以省區的感情是非常強盛的。自革命以後像英國一樣，不過把皇帝換了總統而造成憲法罷了。但是非聯邦的憲法要博得運用上的成功，必須要有同性的民衆沒有過多的地方感情，像英國在愛爾蘭所經驗的那樣才好。像我所曉得的大部分進步的中國人，除了軍備，外交及關稅委託中央政府之外，現在都贊成聯邦制的憲法。但是

要脫出現在軍事的無政府政態，那就有許多困難。中央政府因為沒有支付軍人的錢，所以解散軍隊，在現在差不多不可能。他必須要借大批的外債去支付軍人，并且把他們安放到新的事業之內。但是列強或列強中的一國除了犧牲掉中國之獨立的最後殘留物之外，能答應這樣大的借款與否實是疑問，所以我們十分希望中國人能不藉過多的外國之援助而自脫於此種困難。

督軍之一人也許占有最優勢，也許為自固勢力起見給交立憲論者，這決不是不可能的吧。在中國，輿論占有非常重要的勢力，如一心把成功的軍國主義者好好的指導起來，也許能够使得他們上愛國者的道路吧。在現在有二個督軍比了別的要特別重要。一為張作霖，一為吳佩孚；這二人的大名，我們在上邊都已說過了。張作霖是在滿洲占有優勢，并且藉日本的援助以自固其勢力的。他在中國是一切保守勢力的代表。而吳佩孚却被人認爲有自由主義的傾向的人。他是一個能幹的將軍。不多年前他在名義上受北京的命令，在揚子江一帶和湖南養

成了他的勢力，因此會給與廣東的希望以挫折。固然，他怎樣能够和廣東政府妥協起來，雖不容易曉得，但是在中國的其他各部，如果他能採用立憲呢，也未嘗不可建立他的勢力，並且使其永遠啦。如其這樣，中國也許有一塊可以生息的地方吧，這種生息的地方在中國實是必要的。

除了在通商港口和有礦山的少數地方之外，中國的經濟生活，實在尚在完全工業以前的時代呢。北京只有一百萬人口，而占據了一塊很大的地方，這是因為一切住所都是平房，並且周圍都有庭園的緣故。他還沒有電車，合乘馬車或地方的鐵道。依我所看見的，在全城內不上三個工廠的煙突。住民除乞食、經商、竊盜和備於官廳之外，都以手工業為生活。其出品非常細緻，工作也不像機械製品那樣單調，不過費時却多而報酬又少罷了。

在中國百分之七十乃至百分之八十的人口都是業農的，米與茶為南方的重要出產品（現在大豆也逐漸占有重要生產物的地位了）大麥與其他穀類為北

方的重要收穫在南方雨水頗多在北方却只够不至使土地變成沙漠罷了當我在一九二〇年冬季到中國的時候，北京大部分的地面因爲旱災，鬧了和一九二一年俄羅斯一樣利害的大饑饉。因爲這和鮑爾希維克無關，所以外國人毫不疑惑地施行救濟。而在中國人看來，這不過是一種天災。就是死於這饑饉的人也抱有同樣的見解。

中國土地的大部分都在自作農的手裏，他們把他們的所有地分給子孫，這樣一代一代下去，到後來每人所有的產業只够支持他自己和自己家族。如其有什麼雨水不調那些事體發生，就有無數人口因此餓死。當然，在最近期間用科學農業的方法以防饑饉，用森林以防水旱，都是可能的事情。鐵道的發達，道路的改良，就可以產生良好的市場，並且在三十年內就可使許多農民富有。但是如其大家族制繼續下去，他們的貧苦終沒有永久的救治方法。在中國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很有成立的餘地。這就是生產方法改良，則兒童之產出繁多，兒童繁多，則包含有



更大的土地的分割，結果還是同樣的貧苦。所以只有教育與更高的生活程度能够去掉這種害惡的根本原因。而除了有更好的政府和相當的歲入以外，大規模的民衆教育，當然還是不成功的。此外就是沒有這些困難，如其施行普及的義務教育制時，適當的中國教師的供給，也還不够。

除戰爭之外，歐洲文明對於中國傳統生活的接觸有二種方式：一是商業的。一是知識的。二者都依靠着軍隊的力量：如其我們在戰爭中間不把他們打敗，中國人決不肯開他們的港口於我們的商人，開他們的心靈於我們的思想。但是中國和我們在戰爭中所開的交際之端，已經是昔日的事情了；現在在無論那一階級裏的那一人，對於外國人有意抱有昔日那樣敵意的差不多不可見。固然，那以中國人與白種人的接觸爲不幸的人，未嘗找不到，不過除了在那批固執不堪的保守的老先生的頭腦外，抱這種見解的人，確不能多見。中國人富有商業的本能，并且也有多量的知的好奇心，這二者都和我們合得來的。不論私人的或是政治的，

和中國人交際，只消稍守普通的禮節，就可以得到他們的友誼。並且我想他們的思想是能够豐富我們的文化，正和他們的商業能夠增富我們的錢袋一樣。

在通商口岸，歐美人各有他們自己的居留地，在那裏有整潔的街道，有明亮的電燈，屋內都有歐羅巴的風味，店鋪裏也充滿了英美的貨物。但那裏，普通也有中國人所住的街市，街道非常狹窄，店鋪的裝飾却也華美，並且還充滿了混合中國特性的臭味的空氣，有時經過了一扇門忽然會有從一方轉到他方的事情。等到看見了舊式的，混沌的地方以後，忽然看到歐羅巴的難看的清潔和星期日至他處聚會的禮節，就有一種奇怪的，複雜的，並且愛憎參半的印象產生。在歐洲人的街市上可以看到安全，廣闊和衛生；在中國人的街市上都可以看到『羅曼斯』(Romance)，雜沓和疾病。雖是我對於中國是十分愛慕的，但是在這種從中國人的街市跑至歐洲人的街市的移換上，總覺得我是歐羅巴的人民。在我看來，中國式的生活決沒有什麼幸福可言。但是中國那樣的貧困和疾病，中國人還有那樣

的幸福，歐洲那樣富饒和衛生，歐洲也不過這樣的幸福，兩相比例起來，中國人的生活比歐洲人的生活確能得到更大的幸福哩。我想這至少對於男子的情形是如此，對於女子我却不想這是真實的。

上海和天津都是白人的都會。旅行的人，起初看到上海，覺得旅行是毫沒有什麼用處的，因為在上海看不到和家常所見慣的本土有什麼特別的地方。為歐人勢力的根據地的商埠，不但在沿海一帶，實際上差不多到處可以看到。那為重要商埠的漢口正在中國的中央。中國的南部和北部被揚子江所分開；東部和西部被從北京到廣州的要道所離隔。這二條分界線會於漢口，為中國歷史上重要的軍事地。從北京到漢口有鐵道，昔為法比所合辦，現在為中國政府所有了。在隔江的武昌，將來也有鐵道可至廣州，但是現在只築了一半，就是現在只能達到長沙。（也是一個商埠）這條鐵路的完成和船埠之改良將來一定會增加廣州的重要而減少香港的重要。

在商埠內，貿易是主要的事業。但是在揚子江的下流或是在中心的礦山區域內，工業時代也開始了。中國出產多量的棉花，在昔，大部分爲原始的手工業所運用；但是現在也有幾個合於近代式的紡織工場產生了。如其低廉的賃銀在傭主看來不過是低廉的勞動的意思，那末蘭加希亞（Lancashire）的前途大概是沒有希望的了，因爲在南部中國，棉花是本地出產的，天氣是溼潤的，并且那裏還有無數工人爲了英國勞動者所不能一日忍的工價，情願做長時間的工作。可是蘭加希亞所要恐懼的並不是廉價的中國苦力，而且中國除非在生產方法和教育的改進之下使中國的工人得到良好的工價之外，他決不能成爲可怕的競爭者。工業的開始，中國和各國一樣，是頑固的和殘酷的。有知識的人，情願有人告訴他某種能够使他們的國家工業化而不至十分可怕的方法，但是一直到現在，這種方法，還沒有看見一點影子哩。

中國知識階級的人，占有和別國不同的特別的地位。二千年來世襲的貴族，在

中國事實上差不多已經消滅了。國家被在競爭的科舉制度中及第的人所支配着。結果使受教育者得到在別國則屬之於支配的貴族階級的權威。雖是昔日傳統的教育現在已在加速的滅亡，並且高等教育也在教授近代的科目，而教育的特權還是存留着，輿論也還是很容易受有知識者的影響。因為許多督軍都是山賊，所以採用這種態度太愚鈍也太無智了，但是因為了這一點，以致使他們的統治產生微弱和不安。少年中國的影響（所謂少年即那些在外國或是在本國大學內受過教育的青年）如其在別的沒有這樣尊重學問的國內，決沒有如此之偉大。這是十分有希望的一點，因為近來學生的數目加增的非常之快，並且他們的人生觀和目的都值得推獎。大約十年之後，如其在這十年中列強不取任何強壓的政策。這批青年，一定很有力量去再造中國了。

了解少年中國的思想和潛勢力，是很重要的事情。我所費掉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和已經受過近代教育的中國人相接觸，我現在想把他們的懷抱，多少介紹給

讀者諸君。我覺到我在這時候看到二個時代，即以非常的困難去奮鬥，并且差不多在孤獨的中間脫出儒教的偏見的老年人，和在同家族實行免不了的爭鬥時，有給他們以同情和獎勵的有近代精神的人們的學校與專門學校等待着他們的青年人，大約從三十歲乃至五十歲的老年人，像達爾文和穆勒的時代的合理主義者那樣，是經過了內外的競爭而來的。他們經過了無限的困難與痛苦，才從他們幼時所深染的信仰脫離出來，而把他們的思想轉向新科學和新倫理。讀者試想像普羅諾（Photinus）被從幽界裏喊出來而且很神妙地使他去尊敬亨利（Henry Ford）這件事情。這批一跨數世紀而達到歐羅巴人所立的地方的人的行爲，也正是如此。其中也有疲倦於這種努力的人，他們的精力多少浪費了，而且他們的獨創力也不再是創造的了。但是凡看到他們的心裏成功了內部的革命的人是不會對於這事情驚奇的。

我們一定不要以爲有能力的中國人，當他們咀嚼了我人的文化時就全然變

成模做的了。這在第二流的中國人中間，而尤其是基督教徒，也許如此吧；但是在最優秀的中國人決不會如此的。他們還是中國人，雖是他們同化了歐洲文明，而對於這文明的批判力卻沒有喪失。他們保有某種結晶的坦白，和對於道德勢力之效果的真摯的信仰。產業革命還沒有影響到他們的心的過程。當他們悟到或種意見的重要時，他們用了種種和這意見有利的理由替他散佈出去；他們不去收買為廣告的報紙的第一面，或者在沿鐵道線上設立寫有『這樣這樣的意見是最好的』那種句子的廣告板。在這種地方他們是和別的先進國，而尤其是美國，十分不相同的；他們從沒有把人的意見當作肥皂那樣去對待。他們不羨慕冷酷，或者不問目的而任意騷動。他們已經那樣的拋棄了他們所有的意見，雖是他們還沒有取得新的一套，但是在他們的思想，他們還是保守着真的自由，並且對於任何提議都要考察其真價值。

可是這些青年，比了初代的近世知識階級還有更多的東西。他們在過去很少

鬪爭的經驗，所以他們保存着不少的精力與自信。先驅者的率直與忠實也還殘留着。這也許是青年人的天性吧，但是我想這還不止此。在三十歲以下的青年，在很早的時期內和西洋思想相接觸，是很容易同化的，因此他們能夠得到知識而不爲思想的衝突所破裂。他們開頭能夠從中國教師那裏得到西洋的知識，這樣使學習的過程變爲更容易了。自然，就是最年青的學生還是有保守派的家庭的，但是在反抗家庭的要求，而且，不止在理論上而又在實際上，對於古的東西的，中國人之傳統的尊敬可以極端施行的這二點，他們沒有他們的先輩那樣勞苦。如其他們在些少的經驗上學習到實際的睿知，我相信他們就能够把中國人的意見引導到他們應該走的路向上去。

中國人有一個傳統的信念，是不容易死滅的，這信念就是說正當的倫理的情緒，比了微細的科學知識要重大的多。固然，這種見解是從儒教上傳來的，並且在產業革命前的社會內多少含有幾分真理。這是爲盧梭或約翰生所主持的主張，



也爲邊沁時代以前的人所常說的。在西洋，我們已經轉調到相反的極端了。我們以爲技術的能率是『一切』(Every)，而道德的目的是全無(Nothing)。戰艦可以作爲這種見解的具體化吧。譬如當我們讀關於毒瓦斯的記載，說如其用了這種瓦斯從飛機上打一彈出去，能够滅盡一都會全體，那時候，我們雖是感到恐懼的戰慄，但是在科學的技術的一點上，這真是十分可喜的事情。科學是我們的上帝，我們對他說：『雖是你要殺我，但是我却相信你』。所以實際上他殺我們了。至於中國人雖沒有這種缺點，但是他也有相反的一個缺點，就是只相信善意是真正必要的唯一的東西。我們舉一個例來看吧。中國政府林業顧問華舍斯非斯(Forsythe Sherfesse)於一九一九年一月在英國公使館演說中國林業的國民的性質(見“China in 1918”，Published by the Peking Leader)。在這演說詞裏他證明(至少沒有林業知識的人能够判斷)中國現在荒蕪地的大部分都是適合於殖林的，并且如其這樣做起來像現在那樣的林木的輸入(像鐵

道上用的枕木）完全不必要，常常使全國各地患荒年的洪水，也可以防止。可是這種殖林事業就是在最肯進步的中國人中間也不能引起興味，因為這不是能够引起倫理熱的題目。墳墓的周圍必須植以樹木，因為孔子曾經這樣的說過；如其儒教而絕滅，那末，就是這些樹木也要斬倒吧。那有社會精神的中國學生，在英國大學內學習那樣教授的政治學說，而蔑視所謂樹木的效用那些小問題。等到他們學好了（譬如說）上下二院的固有關係之後，他們一回國就發見有幾個督軍把二院都解散了并且不依照了我們的教科書上所說的那樣而支配政府。殊不知我們的政治學說，只適用於西方，而我們的林業學說，却適用於任何地方的。而現在中國學生最出力學習的却是我們的政治學說。同樣，實業過程的實際的研究也許是極有用場的，而中國人却情願去研究只有實業發達的地方能應用的理論的經濟學。可是在這許多點上顯著的進步也開始了。

我們的知識階級和中國的知識階級的思想上的分歧點是科學。中國人就是

最近代的人也要到白色民族中間，而尤其是美國人中間，去找求道德的格言去代替孔子的。他們還沒有曉得所謂人間的道德在大體上到處是一樣的：人們因為敢，所以冒着罪惡做去；人們因為非這樣做不可，所以他們向善的路上走去。如其在中國人和我人之間有這麼道德上的差別，我們的一面是更其惡劣的，因為我們富於精力，所以每日能够犯更多的罪惡。我們所應該教導中國人的，不是道德或是關於政府的倫理上的格言，却是科學與工藝的技術。中國知識階級的問題，是在不學機械的見解而去學習西洋的知識那件事情。

也許我所謂『機械的見解』沒有十分明瞭吧。這是同樣存在於帝國主義，鮑爾希維克主義和基督教青年會中間的人物，這是使這些東西和中國人的見解分別，而且在我自己看來是有極大的敵害的或物。這是把人間當作用了我們的科學的手術可以鑄成任何形式的原料的習慣。從有這種見解的人看來，這問題的中心，是犧牲知覺而修養意志的事情，是因為要實現我們的世界觀以強制他人

爲義務的熱烈的道德信念。中國的知識階級雖不厭煩於信條式的帝國主義，却從鮑爾希維克主義和基督教青年會那裏受到猛烈的攻擊。從前者學到了階級戰爭和共產主義者的獨裁的信念，從後者學到了冷水浴和啞鈴體操的神祕的效能的信仰。這二種信條，在西洋的達人的見解裏，除了把他人改宗以外，含有侮蔑其餘人類的意思，并且還含有這種教義的宣傳才是進步的信念。他們倆都含有對於政府和反於『自然』的生活的信念。這種見解雖是我稱他爲機械的，其實和宗教一樣的古舊，雖是機械組織給了他新的和更惡毒的形態。中國第一哲學家老子因爲了反抗這種見解曾著了一部書，而且他的門弟子莊子也在他的寓言之中施其批評。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訖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

『及至伯樂曰：「我善相馬。」』

「燒之，剔之，刻之，錐之，連之以羈羸，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概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

「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鈞，直者應繩。』」

「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鈞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見莊子馬蹄篇）

雖以老子爲教祖，莊子爲使徒的道教爲儒教所代替，但是這篇寓言的精神却深入於中國人的生活之裏，而使得他比了西洋殘忍的生活要更其溫雅與更其寬大，更其冥想與更其柔順。中國人看西洋人和我們看動物園裏的動物一樣，看他們是否「駝草飲水，翹足而陸」，普通中國人還從西洋人的奇怪的風俗內得到有趣味的娛樂。不像基督教青年會那樣，中國人不想把外國人的習慣有所變改，正像我們不情願把衣服穿在動物園裏的猿猴身上一樣。他們相互間的態度照

例是很寬大的。當他們變成了共和國，他們不但不像別國所做的那樣把皇帝的頭殺掉，他們却還保留他的皇帝的稱號，他的宮殿，並且還給他四百萬兩一年。這皇帝至今還保存着他的大臣，宦官和朝禮哩，可是他的權勢已完全失掉了。當你和中國人談話時，你覺得他在想了解你，並不在想改變你和干涉你。他的企圖的結果，也許是一張滑稽畫，一篇頌詞，但是在任何情形內，這是充滿了微妙的知覺和精細的滑稽的吧。我在北京時，有個朋友把許多圖畫給我看，在這些畫裏我特別記憶了種種的鳥：正在攫取麻雀的鷹，抓住大樹枝的鷺和一隻腳寂寞地立在雪中的水禽。這些畫都顯出一種同情的了解，這在他們的對待人物中也可感到最好用『尼采的正反對』來形容他。不幸這種性質在戰爭中是無用的，並且西洋都正在盡力把他踐踏呢！但這是有無窮價值的性質而且爲我們西洋所最缺乏的；更帶着他們的微妙的美的意識，把中國弄得十分可愛。我們現在對中國所做損害是不法和殘忍的，是爲了資本家卑野的快樂而把某種東西破壞了。威萊氏

所譯中國詩中有一首題爲市人的，也許比我更能表出中國人優於我們幾點吧：

市人矜巧智，

於道若童蒙。

傾奪相夸侈，

不知身所終。

曷見玄真子，

觀世玉壺中。

窅然遺天地，

乘化入無窮。

(見 Waley, 170 Chinese Poems, P. 89 按此係陳子昂感遇詩三十八首之一)

我願對於『玄真子』的尊敬，走進傳達西洋文化的使徒的心裏。但這是出乎問題之外的，要解決遠東的問題，非找求其他的方法不可。

# Bertrand Russell's Essays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初版



□ (東方文庫) 羅素論文集二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漢口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封底